

信与疑：禅宗的辩证法

陈 坚*

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它与一般的佛教有着不同的理念和方法，更与西方宗教大异其趣。从宗教分类的角度看，禅宗乃是属于实修的宗教，它提倡回归人性本有的光明，有着张岱年先生所说的“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虽然这种“终极关怀”最终要落实于“悟”，但是这种“悟”在方法论上又是要以“疑”为基础，没有“疑”就没有“悟”，此即禅宗所谓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它展示了“悟”与“疑”或“信”与“疑”之间的无限张力，这种无限张力就是禅宗辩证法。

因为研究佛教的关系，我经常被人问及信不信佛：“你信吗？”或“你自己信佛吗？”而且问者总是表现出一副不无好奇甚至神秘的神情直勾勾地盯着你，好像是巴不得从你嘴里问出点油盐酱醋来以添生活之滋味。你还别说，这个看似很简单只要回答“yes”或“no”就可以了的问题真还不好对付，每次碰到总是让我支吾不爽起来，从来就没有作过令自己和问者都满意的回答。比如，有时我会说：“佛教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用信不信来说”；有时我又会说：“研究多了，多少会受些佛教的影响”；有时我又改口：“我没有皈依，但我还是按照佛教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这些自己都觉得有点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的回答，把一个个问者“熏”得一愣一愣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颇感对不住他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有时当有人问我信不信佛时，我也会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信！”但我这样回答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虚的，因为我非常清楚我实在没法说清楚我到底信不信佛，甚至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也说不清楚。说信不对，说不信也不对。不过，如果我说不信的话，问者就会投来鄙夷的目光：“嗨！不信你还研究什么佛？”“高大

* 陈坚，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形象”顿时受损，于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还是回答信吧。我说我信佛，你总管没词了吧。退一步讲，即使你不信我信佛，你也只能在肚子里嘀咕，一般当面也不好说我什么。总之，我说我信佛，纯粹是为了避免问者的进一步纠缠而快刀斩乱麻，虚与委蛇，顺坡下驴，只是这蛇是烂尾蛇，驴是跛脚驴，自己看着都讨厌，而更令自己讨厌的是，我虽然说不清楚我到底是信佛还是不信佛，但最近在填由台湾佛光山举办的“2014 国际青年生命禅学营”报名表时，却于“信仰”一栏中只是犹豫了几秒钟就赫然勾了“佛教”，做了个“表格佛教徒”，根本不去管该表格之附言“本报名表各项资料请务必如实填写清楚，否则无法受理”。无法受理就无法受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佛，是不是佛教徒，因而也就实在不知道自己是否如实填了。也许你会纳闷，连自己信不信佛，是不是佛教徒都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信不信佛有那么难回答吗？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就像有人问你“饭吃了没？”，吃了就吃了，没吃就没吃，难道还有第三种回答吗？我实话告诉你，信不信佛可不像吃没吃饭那么简单，至少不像信不信基督那么简单可以作“是否”之线性回答，而且真懂佛教的人一般都不说“信佛”而说“学佛”，那么“学佛”和“信佛”又有什么不同呢？还是让我们从宗教学基本理论说起吧。

一、宗教的分类

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并且被按一定的标准作了分类，如原始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这是一个向度的分类；民间宗教、制度宗教，这又是一个向度的分类，这些个分类往往都是宗教学教科书上有的。另外，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的宗教有各自不同的“终极关怀”，那么张岱年先生（1909～2004）的如下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对宗教的分类，他说：“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可以说有三种类型，即是：（1）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3）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①这三种类型的“终极关怀”在张先生那里分别是他所概括的“人类文化三大系”的基础，分别对应于作为西方文化之基础的基督宗教、作为印度文化之基础的佛教以及作为中国文化之基础的儒家或儒教。张先生对宗教的这种分类不可谓没有道理，但我还是喜欢自作主张根据宗教诉求的不同而将宗教作如下之三分：

第一，巫术，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迷信或封建迷信，当然，封建迷信是个意识形态术语，实际上不但封建社会有迷信，哪个形态的社会都有迷信。迷信乃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是古已有之,今而不无,就算是现而今的高科技时代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都还会有迷信(说这话似乎有点对不起马克思),只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其迷信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不完全相同罢了。不过,严格说来,巫术并不是宗教,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准宗教以及真正的宗教得以生长和发育的土壤,因为宗教是关乎人类深层次的生命问题的,而巫术则仅仅只是人类某种具体愿望的表达。巫术的构成有三个要素:一是仪式化,即围绕着某个被认为具有灵性的巫主所举行的仪式;二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表达某种愿望,并希望借助巫主的冥冥之力来实现这种愿望;三是所表达的愿望实际上都属于物质诉求而不是精神诉求。比如,我们在佛寺中就能看到,有很多人来拜观音菩萨且各有所求,其中,商人求发财;母亲求儿子能考个好大学;奶奶求儿媳妇能给她生个大胖孙子;张三求疾病痊愈;李四求乘飞机不要出事,至少不能像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那样不明不白就没了^①;王五求爱情如愿;赵副市长求明年能升任市长,而那个养了个小三又贪了点污的马市长则在磕头如捣蒜地求自己千万别被“双规”……当然,你不拜观音菩萨而拜其他的菩萨、其他的佛也是一样,或者,你不上佛寺来“烧香拜佛求保佑”而到别的地方去拜关公、妈祖、土地爷、城隍爷、王母娘娘、泰山奶奶、歪脖子老母、大肚子弥勒也没什么不同。今天正好是清明节,清明节上坟扫墓可是巫术的大展台,只见每家每户在自己祖先的墓前摆好供品献上花,点亮蜡烛焚起香,然后家庭或家族成员挨个在墓前双手合十,各表心愿,希望祖先在天之灵能遂其所愿地保佑他们个个顺利、人人发达。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巫术随处可见,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巫术,而是将其当成习俗和高雅。当成习俗的比如春节期间的贴春联、放鞭炮,二月二去剃头以及买了新轿车请个和尚来开光;当成高雅的比如小伙子给心仪的姑娘献花,升国旗、奏国歌以及奥运会的点火。无论是习俗的还是高雅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巫术无非都是通过某种或简或繁的仪式来表达当事人相应的美好愿望,其合理性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愿望,而且都有表达美好愿望的自由以及实现美好愿望的权利。愿望能否实现暂且不论,因为这要看实现愿望的各种因缘是否具备。然而,不管愿望能不能实现,表达愿望本身就是人类生活中一件非常美好、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事情,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还超过了愿望实现本身。一个小伙子鼓足了勇气向

① 世界上很多机场都设有“供过往旅客做礼拜和祈祷”的“信仰室”,阿兰·德波顿在《机场里的小旅行》中描写了他在英国希斯罗机场的“信仰室”所看到的如下情景:“我看着一个来自南印度的家庭搭乘下午1点飞往金奈的 BA035 号班机之前,先到这个房间里祭拜象头神,也是印度教里掌管旅人运势的神祇。他们为象头神先上了几个小蛋糕和一支玫瑰香味的蜡烛,但碍于机场规定而不能为蜡烛点火。”(参见《信仰室》,《中国民航》2014 年第 4 期)



一位姑娘献上了一束表达爱意的花，这束花能否最终成就一桩爱情，这个不好说，但献花这件事本身在小伙子的生命中就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是他生命中一段真实的值得永远回味的精彩，是其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哪怕他最终没有赢得姑娘的芳心，而且后来还打了一辈子光棍。还有比如奥运圣火，从采集到传递再到点燃主火炬，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巫术仪式，其所要表达的无非是祈求世界和平这么个美好的愿望，然而该打还得打，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格鲁吉亚就和俄罗斯因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而弄得炮火连天，管你奥运不奥运，圣火不圣火，圣火怎么能取代战火呢？然而，实现愿望是一回事，表达愿望则是另一件事。无论愿望实现与否，我们人类都是热衷于表达愿望的，尤其是对着被认为具有灵性的某些巫主来表达愿望，因为对着巫主表达愿望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处，比如，一位家长去拜观音菩萨，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考上北大，观音菩萨是不取笑她的，就算后来她儿子没考上，观音菩萨也不会取笑她，但是，她如果对她的同事表达这样的愿望，后者就有可能取笑她，或者她担心会遭到后者的取笑，而在观音菩萨面前，她一切都不用担心^①，这多好！

第二，信仰。相对于作为准宗教的巫术，信仰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信仰”这个词我们现在已经用泛甚至用滥了，远远超出了其原本的宗教学含义，什么“共产主义信仰”“道德信仰”“信仰危机”等，其中的信仰已无多少宗教内涵，只是一般的精神寄托而已。若按照严格的宗教学定义，那么信仰是指对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实体的崇拜和依赖，而且这个实体还必须是唯一的，绝不能有两个或者更多，比如基督宗教中的唯一“上帝”耶和华，伊斯兰教中的唯一“真主”安拉。大家且看基督宗教的“摩西十诫”，这“摩西十诫”乃是耶和华上帝借摩西之口传话给芸芸众生的，其中有诫命曰：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②

这条诫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就只能而且必须敬拜耶和华一个神，只能而且必须爱耶和华一个神，在你的心中绝不能有第二个神，惟其如此，才能叫作信仰，如果你同时信仰两个或以上的神，那就不能叫信

^① 在观音面前如此，在基督面前也是如此，“若无基督，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乞援，是人间最恐怖的事之一”。参见罗健：《神是永恒的几何学家——薇依路古希腊文学评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同样道理，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达愿望，也“是人间最恐怖的事之一”。

^② 《出埃及记》20:3~4；《申命记》5:7~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仰,这就像爱情,严格来说,爱情是对唯一一个人的自始至终的爱,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你就算是爱得死去活来、海枯石烂,那也不能叫爱情。世界上信仰唯一神的宗教,也就是所谓的“一神教”,有三家,即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其中犹太教是“一神教”的鼻祖,而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则是依犹太教的模式而衍生的,它们是“一神教”的三兄弟,都恪守对唯一神的信仰——“至于涉及神的东西,有信仰就够了”^①。

第三,实修,这是有别于信仰的另一种模式的真正的宗教,中国的儒、佛、道三家都属于这种模式的宗教。与犹、基、伊三家崇尚对“唯一神”的信仰不同,儒、佛、道三家乃是重视回归自己的实修,尽管它们也讲“信”,但这“信”并不是对“唯一神”的信仰,而是另有其意,比如儒家和道教所讲的“信”,无论是孔子“民无信不立”^②中的“信”,还是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③中的“信”,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诚信的意思,而佛教所讲的“信”则是指信佛教的某种道理,均与信仰无涉。就算是大家耳熟的“信佛”这个词,其中的“信”也没有信仰的含义,因为在佛教中信佛只是意味着相信佛之所说、所做、所现,而不是像基督徒敬拜上帝一样地将佛当成“唯一神”来敬拜和信靠。^④ 总之,儒、佛、道三家都不是以信仰某个外在的“唯一神”立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无神论),而是以回到自身以内在的实修打天下的,只是它们所开出的实修方法及其理论基础是不一样的,甚至它们还各有相沿成习的表示实修的专门术语,其中儒家讲“修身”,佛教讲“修行”(有时也用“修证”“修心”),而道家则讲“修炼”。然而,无论是儒家的“修身”,还是佛教的“修行”,抑或是道家的“修炼”,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我们的身心生命中原本有一个永恒的、很美好、很纯洁、很光明的东西,但是这种永恒的、很美好、很纯洁、很光明的东西却在现实生活中因种种原因而或被掩盖或被

① 罗健:《神是永恒的几何学家——薇依路古希腊文学评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 《论语·颜渊》。

③ 《老子》第八十一章。

④ 一般在讲到佛教之“信”时,都说信佛、法、僧“三宝”,也就是“三信”;后来《大乘起信论》在此之“三信”的基础上,再加一“信”,这就有了“四信”,“云何为四?一者信根本,所谓乐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常念亲近、供养、恭敬,发起善根,愿求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诸波罗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乐亲近诸菩萨众,求学如实行故”。最近又有佛教徒在谈到净土宗“念佛法门”时“从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等六个方面,简述其学修之道”,比如其中的“信他”,“首先是信释迦如来绝无诳语,诸佛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诸佛如来从来不要语。……第二,要深信弥陀慈父,绝无虚愿。……第三,要相信六方诸佛出广长舌,决无二言”(参见觉明:《净土宗修学入门——〈佛说阿弥陀经〉讲读》,《上海佛教》2014年第2期)。看得出来,佛教有那么多的“信”,在数量上就已与只有“一信”的基督宗教分道扬镳了,况且佛教的这“信”那“信”,无论是哪个“信”,都与基督宗教对一个超越实体的本体性信仰大异其趣。



染污或被破坏,有鉴于此,我们就要通过实修来把它找寻回来或修复完好,这在佛教就是要用佛法来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把遮住自己本有光明的无明烦恼一点点地断除干净,就能显现本有的光明”^①,“佛法就是这样,在一代代矢志不渝而非凡的人中相续相传的,心灵中那对生命真意的找寻和相惜相契的瞬间,总能超越时空的障碍,来到面前”^②;或者如星云大师所说的,作为佛教实修的“功德善行是绵延无尽的,令吾人短暂的生命,成为永恒的寿命”^③。可见,与信仰一样,实修所关注的也是生命,而不是巫术所关注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讲求实修的儒、佛、道三家也像讲求信仰的犹、基、伊三教一样,是名副其实的以生命为主题的宗教。不过,话得说回来,在现实的宗教形态上,儒、佛、道三家远要比犹、基、伊三教复杂得多。就拿佛教来说吧,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提倡实修的同时,也存在很严重的巫术化现象,前文所说的拜观音菩萨求发财、求病愈之类就是佛教巫术化的产物,正因如此,所以空海法师要通过宗教的分类来厘清真正的佛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二、空海法师的宗教分类

此处的空海法师不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空海(くうかい,774~835),而是当代台湾的一位僧人。这位当代空海致力于宣扬“阿含解脱道”,他在其所编著的原本是他的一个讲课记录的《阿含解脱道次第》中,为了向人们阐明真正的佛教而以佛教为背景对宗教作了如下的分类:

在宗教方面,我们可以把它概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属于迷信型的宗教,第二是信仰型的宗教,第三是智慧型的宗教。

什么叫作迷信型的宗教?就是不断要去祈求加持、消灾、保佑、发财啦!不断去祈求各种神像、各种佛、各种菩萨、各种偶像,然后请他们加持、消灾、帮忙……然后让自己发财,让自己样样都能够符合自己的意愿,就是属于迷信型的宗教。不断向心外求,而且这一种是越多神越保佑,他越好。一般民间的信仰,大部分都是这一种型态,什么神都拜、什么都好,觉得越多越好,好像越多这些保障,就可以越安心,是属于多神教的信仰。

第二是信仰型的型态,已经慢慢提升到是要求心灵的寄托、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安慰。一般来讲,通常是在祈求发财、祈求升官,还是属于名利方

① 净慧法师:《培养信心》,《龙泉佛学》2014年第3期。

② 李亮:《清凉地修清凉心——文殊院修学记》,《空林佛教》2014年第1期。

③ 星云大师:《星云大师书信选》,江苏宜兴大觉寺2014年印行,第14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面比较多,但是这一类信仰型的宗教,已经渐渐进展到精神层次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个心灵的寄托,所以这一种往往是需要一个超级的神、超级的偶像,让他有一个心灵的寄托,大部分可以归纳是属于一神教方面的体系,他会认为很多神的这些,都是向心外求,都是停留在迷信,唯有我们这个一神,才是真正究竟的神。现在世界上很多宗教是属于信仰型,信仰精神方面的寄托。

第三个是智慧型的宗教,它是重视在求真求证,然后让我们去了悟、去觉悟宇宙人生的实相真理。原始的佛教是属于这一个层次的宗教,但是慢慢演变之后的佛教,变成落入在这两个层面,这是非常可惜啊!所以,我们第一堂课要跟大家讲解,有关于佛教从量变到质变,就是让大家知道佛教原来是属于智慧型的宗教。^①

真是无独有偶!空海法师从佛教的视角对宗教所作的这个分类,与我对宗教的前述分类有着几乎相同的框架,可谓异曲同工,但是我敢保证,我不是因为受了他的影响才提出我的宗教分类构想的,因为我从2000年开始在山东大学上宗教学的课,就开始对学生讲我的这个分类,但是直到2013年深秋的某一天,我访问山东省莱芜莲花山上的一个佛教机构,才从该机构的负责人古一法师那里拿到了空海法师的《阿含解脱道次第》(上、下两册),才读到了他的这个宗教分类,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当代台湾还有空海这么一位法师以及他的《阿含解脱道次第》这么一本书,而且我相信空海法师也不是受了我的影响才提出他的宗教分类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将我的宗教分类形诸文字,在这篇文章还是第一次述及,平时也只是在课堂上讲讲而已,因此空海法师是不可能知道我的宗教分类的,因为他根本就没听过我的课,同时我也不相信有哪个听过我课的学生会如此勤奋地把我的讲课内容公布于众以致空海法师能看到,因为现在的学生,你苦口婆心地叫他好好做作业,他都要变着法子偷工减料跟你周旋,更何况没对他提要求,他能帮你去传播讲课内容?总之,我认为,我和空海法师乃是彼此在人与思想都互不相知的情况下提出了似曾相识、几乎相同的宗教分类,这除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可能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分类确实是道出了宗教学的某种真理,而真理又是唯一的,由谁来提出都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既然如此,那我不做自卖自夸的王婆转而依着空海法师的宗教分类继续往下走。空海法师接着他的宗教分类说:

很多宗教是变成怎么样呢?你只要相信就好,讲求的是信,你只要信就

① 空海法师:《阿含解脱道次第》上册,湖北省荆州市章华寺2013年印行,第17页。



得救，现在绝对没有批判任何宗教，我们是如实来讲。但是，佛教呢？不是要你信就好，不是说佛陀怎么跟你讲，你就怎么信。佛陀绝不是说我是权威的，我怎么跟你讲，你就怎么信，不是这样！佛陀跟我们讲宇宙人生的实相真理，佛法就是宇宙人生的实相真理，佛陀跟我们讲这些真理，让我们去求真、去求证，要经过你的实修实证。所以，绝对不是要你只是信，这就是佛教智慧型的型态，跟一般其他宗教型态不一样的地方。^①

在这里，空海法师依照他的宗教分类将被他归为智慧型宗教的佛教与其他宗教作了比较，其核心意思是说，其他宗教只要“信”就行了，而佛教光“信”还不够，还得去“证”。那么如何去“证”呢？“证”和“信”又有何区别呢？简单地说，“信”是不用去“证”的，你若“信”了，就不用去“证”了；你之所以要去“证”，那是因为你还不“信”，你还有“疑”，“证”是用来破“疑”的。只有通过“证”来破掉“疑”，你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否则无“证”之“信”乃是“假信”而非“真信”，禅宗所谓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即是指此而言，因为“悟”者，切己之“信”也，那作为切己之“信”的“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且看法国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 1909~1943)在《扎根》一书中所讲的一个佛教故事：

有个小和尚，担心他的父亲下地狱。他的父亲是个守财奴，满脑子想的是钱。庙里的方丈把老头子找来，告诉他，如果他念一声佛主名号，就给他一个铜板。他如果每晚来报告每天念的次数，就如数付给他相应的钱。老头子乐坏了，一有空就念。每天晚上，他准来庙里要钱。忽然有一天，他没来。过了七天，方丈派小和尚去打听他父亲的消息。有人告诉小和尚，他父亲如今念佛上了瘾，就连念了多少次也忘了，所以没法去庙里要钱。方丈深知奥秘，他让小和尚什么也不要做，等着。过了一段时间，老头子来到庙里，两眼炯炯有神，说：“我开悟了。”^②

这个“小和尚与老方丈”的故事，延续了佛教经常使用“小和尚和老和尚”的故事来言说佛理的风格，是薇依在解释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Αισχύλο, 前525~前456)的悲剧《阿伽门农》“进场歌”第二曲的唱词时所讲的，该唱词如下：

宙斯，无论他是谁，
只要这么唤他，他心欢喜，
我唤他的这个名字，

① 空海法师：《阿含解脱道次第》上册，湖北省荆州市章华寺 2013 年印行，第 17~18 页。

② 转引自罗健：《神是永恒的几何学家——薇依路古希腊文学评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我找不出谁和他比拟，
经过反复细思量，
只有宙斯，若要抛开
那焦虑的无益重负。
那位从前也称伟大的神，
洋溢好战的胆气，
如今人们再未提起他。
后来的神也被征服者赶走。
谁若一门心思歌唱宙斯的荣耀，
这人就有充盈的智慧。^①

这首唱词的最后一句“谁若一门心思歌唱宙斯的荣耀，这人就有充盈的智慧”尤其令薇依激动，在她看来，“宙斯”这个“圣名是绝对纯净的事物。与绝对纯净的事物接触摧毁恶。每念一次圣名，就接触一次绝对纯净的事物。恶有限，灵魂不朽，所以，如果每次减少一点并持续下去，总有一天，恶会被摧毁殆尽”^②，也就是说，只要你“一门心思歌唱宙斯的荣耀”，不断地念“宙斯”这个圣名，你“总有一天”会获得“充盈的智慧”，就像薇依所讲“小和尚与老方丈”故事中的小和尚父亲，本是个守财奴，后来因为天天念佛而最终断除了对金钱的欲望，获得“开悟了”。这位“开悟了”的父亲，对佛就有了切己之“信”，而在他被要求念佛的时候以及在“开悟”之前的“念佛”过程中，“满脑子想的是钱”的他肯定对“佛”和“念佛”都充满了怀疑，“佛真的有吗？”“佛比钱重要吗？”“念佛就能念出钱来吗？”诸如此类的怀疑在他脑子里喷涌而出，但天天不间断地念佛，念着念着，有一天豁然开朗念“开悟了”，一时疑情顿消，啊！原来“悟”比钱还重要，比钱还好，于是他就从守财奴的烦恼中解脱了出来，而且他原来的疑情越大，开悟后得到的法喜或禅悦也就随之越大，两者成正比，这就是所谓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的修行是从“疑”开始而不是从“信”开始。从“疑”开始，然后通过像念佛一样的实修来破“疑”开悟，最终走向切己之“信”，简言之即，佛教的宗教路线图是始于“疑”，经过“悟”而终于“信”，沿着“疑——悟——

① 转引自罗健：《神是永恒的几何学家——薇依路古希腊文学评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罗念生先生将这段唱词译为“宙斯，不管他是谁——只要叫他这名字向他呼吁，很使他喜欢，我就这样呼唤他。经过多方面思索，我认为除了宙斯自己，再也没有别的神可以和他相比，如果我应当把那个无益的想法从我的深沉的思想里挖掉的话。那位从前号称伟大的神，在每次战斗中傲慢自夸，但如今再也没有人提赶他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位后来的神也因为碰上一个胜利者而失败了。谁热烈地为宙斯高唱凯歌，谁就是聪明人。”参见《阿伽门农》，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a8836c0100wryr.html。

② 罗健：《神是永恒的几何学家——薇依路古希腊文学评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信”这条道往前走，与基督宗教等“一神教”从“信”开始的宗教路线是不一样的，而且佛教作为终点的“信”与“一神教”作为起点的“信”，两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前文已经述及，恕不赘言，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请出禅宗来坐实佛教的“疑——悟——信”这条宗教路线图，因为相较于其他佛教宗派“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只言“信”不言“疑”，藐视和反对一切权威敢于“呵佛骂祖”的禅宗是毫不讳言“疑”对于修行的意义的。

三、禅宗的“不疑不悟”

在刚才薇依所讲的那个故事中，小和尚父亲的“念佛开悟”其实就是中国佛教在宋代以后“禅净合流”运动中所发展出来的通过念佛而获得解脱的“念佛禅”。按照净土宗所尊崇的《佛说阿弥陀经》，念佛的作用本是“往生”而不是“开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经文中的“执持名号”就是指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念佛”。当然，在净土宗中，不但可以“念佛”，而且还可以“念观世音”，这本之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里的“一心称名”就是指称观世音菩萨之名，就是“念观世音”。净土宗认为众生只有通过“念佛”或“念观世音”，才能借由这种“念”而感得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前来拯救，这是属于“他力”拯救。与净土宗的“他力”拯救相反，禅宗追求的是“自力”拯救，要求众生“回归自性”，回到自己的心地上来下工夫，也就是慧能(638~713)所开示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①，这“直了成佛”就是所谓的“开悟”。熟悉中国佛教史的人都知道，在唐代，净土宗和禅宗本是两个宗派，但是到了五代宋初，“永明延寿禅师将(禅宗的)禅修与(净土宗的)净土念佛法门相融合，大力提倡禅净双修。到了明代的云庵国师，更将念佛法门作为了(出)生死海、永超轮回之要门”^②——就是在这样一种禅净融合的潮流中，以“开悟”为归趣的禅宗将净土宗的“念佛”方法嫁接到“开悟”上，开出了与

① 宗宝本：《坛经·自序品》。

② 道坚：《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金佛山云庵国师禅法略析》，《磨镜台》2014年第1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净土宗“念佛往生”不同的通过“念佛”而“开悟”的“念佛禅”，这“念佛禅”有时也被称为“念佛观”。关于“念佛观”，蒋维乔先生(1873~1958)曾说，在“禅之种类中，特别发达而与后世以绝大之影响者，念佛观是也。此念佛观，始存于小乘五停心观之中；任何禅经，无不说之者。其区别又多种，举凡观佛三昧、生身观、法身观、十方诸佛观法、观无量寿法，如上所述者，莫非念佛观也”^①。“念佛观”乃是“在修行过程中念佛和修禅普遍地被结合起来，无疑是因为专心致志地诵经……会使诵念者达到心无旁骛的境界，增强了禅定之力”^②。不过，“念佛观”亦即“念佛禅”中的佛，念佛者开始念的时候是外在于他的佛，但念着念着，这佛就被念成了他自己。当念佛者把佛念成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成佛了“开悟”了，一如蕅益大师(1599~1655)所说的，“若单念自佛，与参禅止观全同”^③，而一旦入于“止观”，便是禅宗所谓的“即心即佛”，“禅宗讲即心是佛，并不是单纯从理上去讲的，而是‘一念迷是众生，一念悟是佛’，当下就会认识到信佛就是信自己，只有信自己才能真正地信佛，从而在禅者的生命中产生了作用。早期佛教中的四念处等禅法，曾经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盛行，后被禅宗和天台宗等所吸收，奠定了二千年的基础。与目前在大陆盛行的南传佛教内观禅恶‘正念’相比，六祖慧能大师的‘无念’禅法，不仅包括了禅法修行的工夫，同时更包含了般若正观的见地，尤其是作为中国禅宗最具代表性的看话禅，对于公案和疑情的运用，更具有丰富的实修和悟入的方法，值得深入的探讨和发掘”^④，发掘什么呢？就是要发掘以“开悟”为目的的禅宗在其“实修和悟入的方法”中为何要有“疑情的运用”？为何要起“疑请”？为何要有“疑”的介入？这里至少有两点是明确的：首先，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诚如空海法师在其宗教分类中所明示的，禅宗乃是一种“智慧型的宗教，它是重视在求真求证”，“绝对不是要你只是信”，而是在“信”的基础上还要有你去“疑”，不“疑”就不可能有真智慧，甚至在智慧的发生上“疑”比“信”更为重要；其次，虽然作为宗教，禅宗最终是要通过“悟”来确立切己之“信”，但这是终点而不是起点，在其起点还是需要“疑”，只有通过对这“疑”的破除，才能有效地“开悟”而确立起切己之“信”，这就是禅宗所谓的“不疑不悟”。

禅宗“不疑不悟”最典型地体现在它“参话头”的实修方法上，“禅宗要参一句

①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转引自严耀中：《无念与念佛——再读〈蕅益大师净土集〉》，《觉群》2014年第1期。

② 严耀中：《无念与念佛——再读〈蕅益大师净土集〉》，《觉群》2014年第1期。

③ 《蕅益大师净土集》卷下，转引自严耀中：《无念与念佛——再读〈蕅益大师净土集〉》，《觉群》2014年第1期。

④ 纪华传：《禅宗修学体系的反思》，黄夏年编：《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页。



话头,要起疑情,使全身心都集中在话头的疑情上。疑情起时,笼罩着全身,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整个身心都凝到这个疑团里去了。禅宗把这比喻为吞了一个栗棘蓬,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于妄念剿绝处,猛著精彩,才有好消息到来”^①,而这“好消息”就是所谓的“开悟”。

禅宗的“参话头”在中国佛教修行史上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作为“参话头”之前身的“参公案”,而所谓的“公案”乃是指历代禅宗祖师与学人之间的一些著名对话,如:

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②

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无。”曰:“上自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甚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性在。”^③

这两个“公案”都与赵州从谗禅师(778~897)有关(其中的“师”就是指赵州从谗禅师),它们常被禅门拿来“参”,那参什么?又怎么“参”呢?很简单,当你读这两则“公案”的时候,心中免不了会涌起一股“疑情”:“青州布衫重七斤是什么意思?”“狗子为什么无佛性?”你参其中的无论哪一个“疑情”都可以,参的时候,不是像学生考试时那样将它们作为一个知识问题去思考 and 寻求其答案,而是“单提疑情,将此疑情凝在眉梢,所谓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无论行住坐卧,不离这个,终有疑情脱落时,当下证悟,达无碍之自然境地”^④,这就是所谓的“参公案”。“参公案”后来演变成了“参话头”,此乃“参话头”的第二个阶段。“参话头”,简单地说,就是从具有对话语境的“公案”中选出一句话来参,比如将“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或“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从其具体的对话语境中抽离出来当作“话头”来参。^⑤当然,在禅宗史上,曾经被禅门用来参的“话头”是很多的,据《五灯严统》卷十六:“达州罗氏子,参金佛山云庵,令看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三年有省。”^⑥其中的“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便是一个很好的“话头”。虽然禅宗的“话头”很多,但是随着禅净合流运动的发展,所有的“话头”都甘拜下风地让位给了“念佛的是谁”,从而参禅也就成了参“念佛的是谁”这个“话头”,这就是所

① 远尘:《修学佛法的三个层次》,《上海佛教》2014年第2期。

② 普济:《五灯会元》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3页。

③ 普济:《五灯会元》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4页。

④ 道坚:《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金佛山云庵国师禅法略析》,《磨镜台》2014年第1期。

⑤ 有时甚至更简单,拈出“话头”中的某一个字来参,比如拈出“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中的“无”字来参,这叫参“无”字话头或“无”字公案。到过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的人都知道,该寺禅堂正壁中央写着一个大大的繁体“无”字,供来此坐禅的人“参”。历史上虚云老和尚(1840~1959)还曾参“死”这个字。

⑥ 道坚:《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金佛山云庵国师禅法略析》,《磨镜台》2014年第1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谓的“念佛禅”，而当“念佛禅”从参“念佛的是谁”发展到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单提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若单念自佛，与参禅止观全同”，就这样边念边参，有时干脆就念一个“佛”字参一个“佛”字，“初引声由念，后渐渐没声，微声乃至无声。送佛至意，意念犹粗，又送至心，念念存想，有佛恒在心中，乃至无想，盖得道”^①，这便进入了“参话头”的第三个阶段。

结 语

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在其晚年的最后一本哲学著作《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以一个怀疑主义者的严密推理告诉世人：“以人的有限认知能力，面对无限的宇宙，人所给出的任何答案，都不可能是标准答案。每一种宗教神学体系，包括无神论在内，都各有其合乎情理之处，也都各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分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②休谟的意思是说，在文化多元、信仰多样的时代，信仰也像理性一样，是需要以怀疑为基础的，没有足够的怀疑就没有坚定的信仰，这是宗教信仰的辩证法。请问，它否可以与“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的禅宗辩证法互参呢？大家不妨试着一参吧！

补正：《犹太研究》第13辑中《中国—以色列友谊之进程》一文译者为张玉，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严耀中：《无念与念佛——再读〈满益大师净土集〉》，《觉群》2014年第1期。

② 黄芸：《道德、上帝与怀疑论——解读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一届“宗教对话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6月10~11日，兰州大学，第287页。